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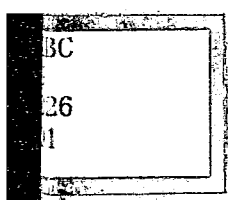
82

442 + 14

5

唏噓

蔣靈林著



$$\frac{4812.92}{4416}$$

獻給我分離了的男女友朋們

茫茫的宇宙間，
芸芸的衆生中，
一個渺小的我，
一個極美的你—
啊，你！

啊，我！
當初何曾認識？
却又偏生親熱！
如今不願言別，
却又催着分離，
唉，親熱！
唉，分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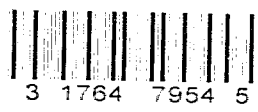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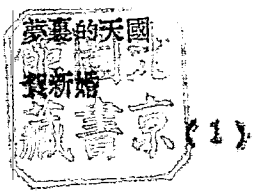
~~2854~~
11216

MG
7226

目錄 401

目 錄

	頁數
西子湖的雨	1
吊言子墓	4
寒 夜	7
枕江閑靜坐	9
戀	12
蔭影之死并序	14
她是個純潔的女郎	20
我們的黃金	23
黑 夜	24
離散之前	25
留 別	27
別了(一)	29
別了(二)	31
夢裏的天國	33
賀新婚	41



目 錄

可憐我已消失了處女的尊嚴	42
爆竹聲聲迎元旦	46
一頁生命史	48
醉 後	50
毀 滅	50
少女的心靈	51
峭壁下	53
冷街上	53
黎 明	54
薄 暮	55
公園的新春	56
生命的狂歌	60
黑夜的罪惡	61
苦海裏燈塔啊熒熒	62
我是個人間的零餘者	63
獻 詩	66
靜 默	67
失 望	68

目 錄

回 憶	70
夜 坐	71
內心的唏噓	75
供獻給	79
遊北固山	81
自 然	84
懷 鄉	87
思 歸	89
深夜渡江	91
夢	92
死	93
易水	95
白晝寄西武陵根子	100
鴻運之宴	103

西子湖的雨

三二隻荷划子在水面上蕩漾•
四圍的青山啊已披上了陰影•
微風吹起了呵烏黑的水雲•
不久啊就要有雨神的降臨•

披著陰影的青山啊分外滋潤•
雨點却太無情碎了明的水鏡•
他還不斷地落在我們身上•
然而又何損於我倆的熱情•

冒著雨踏進了湖心之亭•
碎瓦頹垣草木也已凋零•
在這裏不禁動了我的猜疑•
冷落的亭裏到過幾對戀人•

我也不自知道何來底榮幸•
得和他同遊這烟雨的勝景•
西子啊你披了翠黛的衣裳•
和誰去拚一個姣妍與娉婷•

西子湖的雨

雨點雖是不住地打着水鏡。
我們却更提起了遊湖之情。
願忍受溼的衣襟帖住心身。
我們仍向着各個山莊前進。

劉莊已先留了三五個遊人。
他們也同我倆一樣地年輕。
歡歌狂舞異乎尋常的高興。
想他們也同樣地具着熱情。

雷峯塔巔到如今已無留存。
歷史上的遺跡空使人吊吟。
那雨點是不分時代的古今。
他也永遠彈着同調的琴聲。

我們的軀壳已保留到如今。
但是啊終不能保留他永恆。
我們祇能看古雨今日飄零。
却難見今雨之飛落於明晨。

西子你已看見了今古的美人。
他們都具着熱情和你接吻。
甜蜜的光陰來去僅此一瞬。
你是依舊他們呢何處找尋。

西子湖的雨

我們已看見了西子的雨裝。
再也不敢看他笑時的面龐。
秀麗的風景啊你把人咽吞。
這裏豈是永久安息의 睡床。

一九三一。暮春于杭

吊言子墓

古老的松柏替代了墓前的石碑
他們窮兀立不動已從古到現代
永遠地侍伴那墓裏安眠的先賢
從來之見他們有過一日的倦怠

仰之彌高底紅的墓門何其巍巍
拜謁的人到了這裏就忘其進退
墓門之上彷彿鑄着聖人之語言
先賢啊你雖已睡了猶未忘教誨

東南的啓道者啊造了幾許人材
他們已爲你而放過燦爛的光輝
雖是也站在馬羅埃及兩國之前
上帝已經賜了他們平等之酒杯

磨剗重重桑田也已變成了滄海
獨輪之車不適用於飛機的時代
原來是聖人之聖道也變化萬千
他們啊何曾捲起這聖門的帳幃

吊言子墓

古物質的文脈閃爍閃爍於現在
更覺得古色生香絲毫沒有變改
將傳至明日明年甚至萬年億年
未來的人啊能不望之而興贊嘆

後面有仲雍同你在一塊兒安睡
他的義節也予後人不少底恩惠
辛峯亭上之青爽而高潔的雲天
豈不是你們兩人浩氣之所蒼萃

前面是長江流水滔滔波瀾澎湃
帶了聖人之道迅疾地放乎四海
先賢啊你的功績何其偉哉大哉
那毓秀底靈氣鍾了青翠的虞山

墓道的石階上生長了綠茵新苔
年久的階石啊已經片片地破碎
當我的濁足一步一步地踏上時
不由地湧起了失去教師的悲哀

點點的疎星穿透了衰老的樹林
斷橋殘雪寒夜的景色分外淒清
孤零的夜鶯在月下失羣而悲鳴
遠處的寺裏傳來了斷續底鐘聲

吊言子墓

坟上的草色雖在寒季依然青青
夜已深了蔚藍的天空未現幽冥
翠柏與蒼松尤老却尤顯其有勁
這一些豈不是先賢寄託之精神

後生小子不務正道而徒求虛名
他們雖日夜在你的墓前野語吟
但何曾有過一人看見你靈魂
聖道之衰微先賢啊你能不痛心

冥冥的暮色帶來了片片愁雲
橋邊的流泉還唱出死聲的琮琤
我躬跑到你的墓前深深地痛哭
縱橫的荊棘已刺傷了我的行躔

墓的神威汲出了懸吊者的贊嘆
他不由自主底吟着心泉的悲哀
原秦古文化祇是歷史上的陳跡
而人生的遺留也惟有靈的懺悔

寒 夜

慘淡的月兒放不出皎潔的光輝
乾枯的樹枝更顯露消瘦和憔悴
冰風刺刺地刮入骨髓吃人髓血
他們再也不願意在這月下飄盼

惟有苦力的喘聲依舊隨風吹散
層層的濃霜壓住了他們的悲哀
奄奄一息的街燈立刻就要死去
彷彿那是他們的墳墓已經到來

大廈之下停着一輛二輪的街車
他們也臥在這寒風颼颼中居留
手足已麻痺熱血也停止了交流
意外的主顧他們在失望中祈求

從那大廈之中傳出了陣陣烟煤
消寒的猜拳行令之聲溢於戶外
春之融融闖進了他們的安樂裏
還沒有知道屋外的寒冬已到來

寒夜

盛筵之下的綠酒紅燈分外燦爛
啼飢號寒也喚不醒他們的陶醉
窗外的冰塊消不了熱情和歡慰
他們正在歡娛有這霜雪之點綴

又吹又緊的風更淒厲而嗚咽了
發不出光輝的月進了雲的胸懷
但是他們依舊在夜風裏呀徘徊
他們呢却依舊對着溫暖之酒杯

一七年冬于滬上

枕紅閣靜坐

暑熱底火線穿過了吾心。
強烈的日光壓住了人們。
死一樣沈默地坐着的我。
俯視那黃濁的約流滾滾。

不見一合掌閉目的和尚。
他們啊不知去何處躲藏。
蝴蝶也不飛金蟬也不鳴。
我不信虫兒也佛門清靜。

我雖手執了名小說一卷。
迢迢的長日令我生困倦。
僅僅底讀了一章又一頁。
惡感已把我的心地擾亂。

古今名士的名言掛兩邊。
我難計算已被掛了幾年。
來一個游人把他讀一遍。
我但誰也真曾把他們記憶。

枕紅閣靜坐

不論是山川山用的尊嚴●
不論是花蝶花蝶的嬌妍●
不論是亭閣亭閣的莊嚴●
他們的表現都使我倦厭●

靜默的閣裏傳來了市聲●
驚醒了楊上休息的書生●
臨窗凝望發現了隻紅船●
載着那從京口來的遊人●

三五個女人多麼詢可親？
他們携手回首笑語輕盈●
在這古剎裏長住的我啊●
能不閃出那異樣的心愴？

他們攀登了這鎮江之閣●
驅散了我的長廈之孤獨●
寺僧訴說這鎮江之可貴●
微國的要人也來此住宿●

我爲他們去了而感淒涼●
更靜的古閣西斜的垂楊●
疏密的帆點在江頭閃輝●
一如我胸中的起伏底心腸

枕紅閣靜坐

蒼茫的暮境分外地淒愴。
我再也不敢向揚子眺望。
劉闊的象山砲台何森嚴？
但是阿他是吃人的器量。

京口的燭光已亮在眼簾。
市塵與清靜僅隔這一線。
拜金的衲僧日夜地勞苦。
他們那裏有山僧的安閒。

閣中的清燈縷縷地發光。
他也照示我迷途之茫茫一
前途的光明豈僅此一線？
永久的歸宿豈僅此枕江？

二〇・八・某日暑氣未消時

戀

倘使我能旣娶你。朋友。
也不會有今日的煩愁。
禮教將我們分割東西。
這還恨與流水共悠悠。

禮教是一梁高的牆壁。
他把我們分立在兩面。
我們的身影分離難見。
我們的心靈永久混合。

我願你是個穿花之蝶。
我就得永留你在園中。
在我公餘賞花的時候。
先和你深深的接個吻。

我願你是個秋夜的月。
等待到三五二八之夜。
我走到那海濱的前面。
和你水中的影兒擁抱。

美滿的理想雖是如此 •
事實是永恆地分離了 •
談什麼接吻什麼擁抱 •
相思的若何 • 相思到老 •

幸我有你的舊影一幀 •
我好和他同朝夕親近 •
我佔有了他三載於今 •
影上染了三載的淚痕 •

可還記得昔日的我們 •
多麼相親啊多麼相近？
有光的眼珠向我凝視 •
嬌艷的臉兒脈脈含情 •

到如今眼中充滿了淚 •
臉上也無非幽怨悲哀 •
相思之債怎樣去償還？
可嘆啊可悲滄桑變幻 •

但是我仍向你流情愛 •
到老到死到世界末日 •
深房你使我芳心一角 •
那裏我永留愛你的愛 •

蔭影之死并序

爲生活而奔波的我，竟輕離了生未五日即害病的女孩，至今同想到別時的情況，愛妻的愁容，女孩絕痛吟，我那時惟有在悲痛之餘默禱那健康之神保佑我們剛初誕生的女孩，誰知？誰知在我走後第十八日午刻，郵局裏傳來了一封吾愛妻的信，在例我該欣慰，而事實却給我無窮的悲愴，其信曰，『……夫以爾我之情，何異魚之與水，豈容秒分或離，今焉兩地分飛，深情莫新，其若自待言，且彼可憐之兒，天生命若，已於昨晨天逝，傷心曠日，集我一身，其心痛爲何如耶？今小孩已送入殯嬰院埋葬，一切手續，幸賴桂弟代勞，余心稍慰，惟念墮地數朝之嬰孩，何罪於天？而必欲死之，未免太酷耳，想吾聞此噩耗，亦必傷心欲涕……琰二月一日』噫，可憐哪那兒，我將何處見你？恐在此冥冥之中，將永留此一點遺恨了！不得已，勉作紀念詩一首，聊諸父女之情也，

慘淡的胃色對着墓碑苦笑。
淒涼的風雨爲那荒塚流淚。
在這墓坎裏長眠的蔭影啊。
我羨慕你未經人間的悲哀。

蔭影之死并序

寒冬的晚上是你誕生之辰。
在你誕生之日我們何歡欣。
雪之花吞噬了嚴寒的殘冬。
沉寂的庭園掛了樂的憧憬。

你的哭聲衝入了歡樂之園。
微弱的哭聲聲訴其苦痛。
人生的煩愁早隨母胎而來。
你的哭聲也逃不出爲這層。

而今我再往何處聽你號哭？
你的母親常對我淚眼流竅。
她哭你來何匆匆去何其速！
未得她的愛護和她的養育。

漫遊遲歸的我未見你誕生。
爲飢寒的驅使又輕離了你。
誰知這一別是我們的永別。
懊悔我沒有救治你的病症。

我既未見你生又不見你死。
這一點是你我心疼而抱恨。
我更愧我枉爲了你的父親。
未給你一些安慰—些保護。

蔭影之死并序

細莖柔梗枝上的玫瑰之花 ●
未經狂風暴雨而先自爲落 ●
這…是花的命運如此短促 ●
原來是花枝的細柔的歸宿 ●

玫瑰的殘瓣飄落在泥土中 ●
泥土中長眠我可愛的孩童 ●
那紅白的花瓣啊埋掩了她 ●
可憐他們同樣地來去匆匆 ●

我的額上的綳紋鎖住了你 ●
我的眼中的淚點侵吞了你 ●
願你的靈魂常住在我心中 ●
將使我的枯死的心房復活 ●

夜鶯在沉默的宇宙中悲鳴 ●
黑夜之神漫佈了他的威信 ●
常在黑暗中摸索的魔鬼啊 ●
竟驚駭了我們的女孩蔭影 ●

蔭影之死并序

僅十二天的生命的蔭影啊•
你再不會欣賞白日的光明•
然你也莫怕這烏黑的夜神•
在黃土中安睡的豈你一人？

小妹妹是我們蜀你的尊稱•
你去了我們還喚你小妹妹•
我們覺得你該有你的名字•
故吾把蔭影二字刻上墓碑•

蔭影的確可代表你的命運•
你真如曇花一現電光一瞬•
和你在同時開放的臘梅花•
至今依然在開放尚未凋零•

誰會逃出這扇必走的死門•
無論他泰山之重鴻毛之輕•
燐火閃輝着灰白色的骸骨•
再有什麼聖賢和奸邪之分•

然而我深慰你的死之純潔•
既未受過人的輕鄙和辱罵•
更未曾有侮辱和殘害人們•
知你則爭鬪自滅和平自現•

蔭影之死并序

想你在墓中仍是溫和平。
默無一言地對着你的芳隣。
他們以厭惡對你抑以歡欣。
這一點做父母的念念在心。

在我們的灰褐色靈魂中。
遺留下你的死的傷疤永恆。
在我們的苦悶的心弦之上。
彈出了你的死的悲哀無盡。

我們要追念你死時的情景。
我常回溯我們臨別的一瞬。
你的母親還這樣告訴我說。
你臨去時對他張眼而定睛。

永閉的小眼翼死時而始開。
是你要見父母一面而心慰。
但是在你已失神的小眼中。
能否將我們的面容常記憶。

在我們的悲痛中何以忘情。
在你小小的懷裏永留遺恨。
對着殘陽中的墓碑而流淚。
我終覺得你的生命太一瞬。

蔭影之死并序

然而你在寂靜的墓裏安眠。
遠離了這熙熙攘攘的人間。
耳不聞濁聲兮目不接惡色。
啊惡濁的世界本何足留戀。

慘淡的日色對着墓碑苦笑。
淒涼的風雨爲那荒塚流淚。
在這墳墓裏長眠的蔭影啊。
我羨慕你未經人間的悲哀。

一九年春寒時節于鎮江

她是個純潔的女郎

她是個純潔的女郎

血紅的胭脂雖染着了她的嘴唇
鉛白的粉末雖敷上了她的面龐
她的心靈呀依然如飄舞的白雪
的確她是個純潔的純潔的女郎

華麗的服裝遮不住內心的慘淡
流盡了血的枯心啊不再會復活
熱烈的陽光已走偏了落落大地
黑夜之神張開了爪牙在吞噬她

東流鴨江水那裏來片刻的停留
她已被驅逐出了這人類的地球
悲苦的血跡將遺留在人間永久
最可寶貴的幸福已同江水共流

棺木中的白骨放出燐火的光芒
但是呀荒涼的坟上依然是陰森
殘破的墓碑相對了斷碎的翁仲
寒冷的濃霜毀滅了草色的青青

她是個純潔的女郎

但是她是個純潔的純潔的女郎
她誤認世界上沒有獸性的破壞
把自己的善良之心對人之殘忍
可憎的殘忍之人類反誣她放浪

在那海濱的柳下有我們的足印
在那園亭裏我們會深深的談心
她的言語和舉動都十分地鄭重
我對他惟有尊崇企慕敬愛信任

潔白的薔薇生長在污濁的園裏
頑皮的園童想盡了方法去採取
幸有她的刺可以保留她的自由
然而已洗不盡頑童對他的惡意

任何盛的花在枝上終于要凋零
折下插在死水的瓶中同樣枯萎
人的生命也如矢的飛射過去了
在短促的人間然已嘗盡了酸鹹

馴良的鴿子也要在籠中常住
久翔不歸就要引起主人的猜疑
雖則她是深深地忠於他的主人
而于她的行動呀還不給他自主

她是個純潔的女郎

我對他的前途要失聲痛哭不止
狂浪在巨風之威下對帆航怒嘯
殘燭的餘燼在黑暗裏漸形消失
不久的將來他該見天地的末日

你若在席上不飲這最後的一杯
你呀那裏會有會有今日的狂醉
黑夜將至漫游的人也好歸去了
回頭就是你的光明的快樂之宮

我看她如玫瑰在綠的苞中開放
我看她如雛燕在屋之簷下飛翔
我看她如荷花在六月時節盛開
我看她如桐葉在秋的風中飄零

誰會知道她心中永留着的悲痛
冤鬱的板上漆上她的憤恨重重
人的生活原不過如虛偽的幕劇
然而她是純潔是個純潔的女郎

我們的黃金

魚肚色的天空中送來了清晨
多麼歡喜啊看紅日浴罷東升
悅人鶯鳥語給我們無限歡欣
報知你和我這次的相會已近

坐立不甯聽點點滴滴的鐘聲
恨無情的長針短針遲遲其行
蛇行般的火車滿載來往行人
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密密層層
他們的臉上呈現悲樂的性情
誰是傷心誰是樂意我何暇問

行行復行行來到了蘇州之城
我的親愛的已久在車站候迎
見面時的一霎那啊祕密神聖
早忘掉了滿懷的離愁和別恨
攜手同行吐不盡別後的熱情
相對面微笑這是我們的黃金

黑 夜

幽黑的夜間暗淡沉寂
遮掩了人世間的一切
人肉的眼睛誰會辨別
真誠正實和虛偽邪逆

不顧醒時的淒涼枯寂
祇圖夢裏的溫柔密切
但與日間的生活何別
也真誠正實虛偽邪逆

她以微笑對我的岑寂
這一笑包含人間一切
愛我嘲我我認爲無別
我的生命隨潮之順逆

夜深人靜萬籟盡俱寂
蜷伏被中想夢裏一切
做人 and 做夢終是有別
做夢是順而做人是逆

離散之前

庭前飄落着生命之花 •
森鬱的空際暮的殘霞 •
我和他默默地相對着，
看那嗚咽淒啼的寒鴉 •

窒息胸空氣苦悶交加 •
血淚在熱流難以蔽遮 •
他在默默的悲苦之中，
贈了我寄儲愛的木瓜 •

避刑場的囚徒脫了枷 •
我也默默地離了他家 •
他那悲悽的內心之痛，
永遠呵澆着那愛芽 •

我說我雖流浪到天涯 •
你也莫爲了我而興嗟 •
我的心靈永在你身旁，
好向你勸慰衣食添加 •

離散之前

他的淚已溼透了袖紗。
我也咬斷了口中之牙。
這別離痛比囚徒之死。
我就碎了心腸而登車。

二一，二，一四號

留 別

不再有黃金的良辰
那裏是溫淑的美人
聚散本是尋常的事
何感於身世之飄零

姑娘我別你而去了
我又別你而遠去了
虞山琴水常侍爲伴
足慰你閨中的寂聊

暫拋了旅途的潦倒
鼓起了熱血的心潮
同到了久別的家鄉
見了家鄉顏顏心跳

飄零的人終於飄零
詩人在哀悼那浮萍
但我於他起了同情
他還比我安逸寧靖

留 別

隨水漂流何止浮萍
舉國大水哀黎葬生
獨萍能隨流而安居
我的生活不如你，萍

麗歌吹散了祖帳
姑娘，我們再盡一觴
我痛飲這最後之酒
我臨歧的涕泗縱橫

且忘記這分離之痛
再圖那將來之聚合
將來唉，將來的聚合
分離已支配了今生

你莫怨自己的命苦
你莫責我心冷無情
今生，我將永遠流浪
今生，你也從死孤零

二十年秋於常輪中

別 丁

對着蒼茫的暮色而唏噓
嘆息那碧綠的江水長流
隨江水之流而流的小舟
滿載了南北睽隔的離愁

在渡頭喚呼的嘈雜之聲
引起了他的內心的悲音
他又在追憶已逝的人生
誰曾給他以同情和憐憫

一幕幕的人生何異電影
他惟供人之娛樂與評論
他不會在幕上永留生命
故他表演着死板的劇情

暮霞送他走入曠原荒塚
他怕聽淒淒切切的悲風
徬徨地一步一步的走動
足痕之中留了她的面容

刺 了

他猶留戀這不再的盛筵
痛恨有今日今日的離別
雖在這冰霜雨雪的道上
猶把她熱烈地切心記憶

羨慕泉水和青苔之接吻
悲愴那唧枚疾走的長征
俯視東流懷念我的家鄉
我的家鄉留了我的愛人

生離之苦何異死別之痛
再有何希期別後的重逢
揚子江中的水浪相追湧
不再來的浪啊我心悲慟

對着蒼茫的暮色而唏噓
嘆息那碧綠的江水長流
隨江水之流而流的小舟
滿載了南北睽隔的離愁

十九年一月

別了

別了 (二)

——獻送鈕主席——

美的春之幻境不再永留
悲愴那碧綠的流水悠悠
隨江水之流而流的小舟
滿載了南北睽隔的離愁

快把熱血的酒漿各盡觴
驅車的騎士將催回故鄉
白骨的酒皿上流露餘香
濃郁的芬芳薰陶我心房

粉蝶在花叢裏輕舞歌狂
百鳥在天空中紛飛翱翔
好一幅賦別樓頭的圖畫
牠慰安我們離別的悲傷

人生之短促聚散之無常
迷途的羔羊在路口徬徨
悲自己的境遇變幻莫測
感先生之德政源遠流長

別 了

叢林中映着薄暮的斜陽
凋零的桃花枯萎的垂楊
春之神啊別游入而去了
青山綠水之旁祇有淒涼

美的春之幻境不再永留
悲憤那碧綠的流水悠悠
隨江水之流而流的小舟
滿載了南北睽隔的離愁

十九年三月於蘇省廬

夢裏的天國

嫩萼未放的薔薇之花
被春之風吹長了萌芽
啊 姑娘 花可開了
你想 我仍浪流天涯

燦爛的春光亂我心腸
獨坐聽茄鼓不覺淒涼
同溯往事更思念故鄉
北郭的游人單衣飄香

你是嫩萼未放的薔薇
我將虔誠地供入庭闈
花魂與人魂相將交輝
亦步亦趨今同宿同飛

薔薇啊 我何戀北郭
我願我倆永住在雲壑
春風不再開你的含萼
也不受霜霧雨雪剝落

夢裏的天國

居于玫瑰宮裏的女皇
你莫去宮殿之前張望
知否 庭前開的海棠
她不是鴛鴦不是鳳凰

護花之神快爲我保藏
這枝薔薇和那枝海棠
她們穿的是一樣衣裳
他們有的是一樣芬芳

姑娘啊 我接吻薔薇
姑娘 他是我的后妃
你看啊 他多麼和愛
那得不使我心頭依依

姑娘啊 我擁抱海棠
我仍高臥在太山之陽
啊 如此年華如此妝
那得不釀醉我的心房

姑娘啊 莫責我放浪
我的心花已爲你埋葬
你就是薔薇還是海棠
你是我心靈上的明光

夢裏的天國

命運之神啊待我何酷
將我禁鎖在人間地獄
他的芳心爲我而紛碎
苟得一見洞心滿意足

我猶記得暮春的三月
輕薄的綢衣透露玉骨
我想和你並行呀未敢
嫉妬那春風吹你散髮

感謝日光爲我們留影
大好河山做影的背景
你在也山前我在山嶺
如此啊我疑我在仙境

南風陣陣傳來了鶯聲
鶯聲啊我陡聽了心驚
細聽了其中多麼含情
你不是背人呼我先生

啊 先生 親則親近
我還求你如意的殷勤
毫無顧忌雖我們接吻
然而我何敢向你細問

夢裏的天國

我祇在夢中和你歌笑
夢中的歌笑有聲有調
永願我倆永浸在夢中
何等地愉快而且神妙

你啊 將永居我心中
我要啊祈求東南之風
還把你吹到樂園深宮
待我來到後再去穹窿

在天國裏有和平之神
白髮童顏太上的遺民
歡迎我們尋入幕之賓
我真愉快難得這芳隣

我們已脫離了凡塵了
姑娘啊 再有甚煩擾
來往無礙啊行蹤標緻
看明星煌煌月光皎皎

蕭瑟的秋風呼號奮發
嚴酷地將我們啊侵伐
板橋之霜和茅店之月
醒後的我如受了重罰

夢裏的天國

然而我又何戀這夢境
失了知覺我又何清靜
我戀夢境則不如長眠
免得省來時把身三省

醒後的淒涼啊 姑娘
輾轉反側對明月悵望
此時你正酣臥在閨房
願你在夢中莫把我忘

你已愛我然又何冷淡
我為你雖死而無遺憾
醒後的淒涼算得什麼
你既愛我我何嫌冷淡

大宇宙中有我們的愛
花香鳥語為我們翠黛
我們的愛啊神潔無穢
我似哥哥啊你是妹妹

你倘有信來我何欣慰
這是聖經啊我的珍貴
我將在聖母之前祈求
你的芳函已寄來還未

夢裏的天國

每日要叩問郵筒三次
而得到的酬報是失意
姑娘阿 你有何畏避
還是你早已聽我擯棄

已拋棄在街旁的敗屣
命也如斯再有何希冀
強對路人作種種諂媚
諂媚中含著點點血淚

勢將忍拋了你而自刎
但又戀戀我們的親近
苟有信來啊我將深吻
而今呢心頭憂鬱悲憤

柔弱的羔羊悲鳴啜泣
愀對西山慘然而憂悵
手執樹枝的牧童何酷
將他們蹂躪生命危急

我就是被蹂躪的羔羊
再無信來啊如臨刑場
你有不寫信的苦衷嗎
我正爲這一點而悲傷

夢裏的天國

緩和的太陽大地普照
黑夜明星光耀而需宴
好靜待着明天的來到
再得重逢啊破涕爲笑

離帶了來高爽的新秋
困頓的浪子游罷返舟
不見你也我心不甘休
既見面也你莫再含羞

真的見面了也如一夢
相對愀然更使我悲痛
何必爲命連之神買弄
夢中找甜蜜愉快無窮

我已允你了你又心懶
我真難以言喻其苦衷
我將如之何也而後可
我又爲你心慟面駭惘

你看薔薇花怒放春華
你再看盛開的海棠花
你想我不是那時離家
你此時應該歡樂交加

夢裏的天國

哀求着浙零零的雨聲
莫去摧殘弱花的細莖
我的久已埋葬的心靈
吞了他的蓓蕾而復萌

十八年暮秋于三廬

賀 新 禧

正是那明媚的春景
百鳥在花叢裏和鳴
玫瑰宮裏的宮主啊
手執着戀愛的酒皿

宮主啊美麗的春景
是你的永恆的人生
向人生的路上前進
莫留戀也莫忘今辰

宮主啊醉人的春景
與燦爛的花燭相映
花燭下暢飲着酒漿
儘度着良宵的歡欣

正是那明媚的春景
酒皿上刻上了吻痕
這吻痕將保留永恆
指示你幸福的人生

一九三〇・三・五爲友人作

可憐我消失了處女的尊嚴

可憐我消失了處女的尊嚴

可憐我已消失了處女的尊嚴
往日愛我的而今却對我嫌厭
我自信任我猶是個昔日之我
我的人格又何曾稍低於曩年

往日愛我的而今却對我嫌厭
他們再也不會站在我的面前
他們已忘掉昔日的柔香蜜意
再也不肯把殷勤向我來供獻

只自怨恨失掉了昔日的艷顏
只自悲痛不再有燦爛的春天
你不見鬪芳爭妍的花已凋謝
熱鬧的園地已變了冷落清閒

荒榛斷梗是昔日的瓊樓玉宇
黃土一杯不就是古代的美女
一刹那笙歌彩舞的盛筵已散
一刹那紅粉也已變成了骷髏

可憐我消失了處女的尊嚴

今生我已不再留戀我的處女
我又何必爲我的前途而悲愁
現在我已看破了虛偽的情愛
勢利的人間我再也不願居留

要是我至今猶保留我的尊嚴
要是我不將靈與肉一起貢獻
那裏來今日的失敗遭人奚落
就是再過三載還得受人涎羨

猶記得去年今日的楊柳堤畔
他也維恭維敬的伴着我游玩
他說海枯石爛愛我之愛不減
那時我很快樂我的志願已滿

慶祝我們新的生命從此開始
溫和的春季鮮花吐蕊在青枝
忽的一夜狂風暴雨把他摧殘
未展的花蕊已度了他的一世

就是孩童稚子也喜新的把戲
已揭示的燈謎值得什麼希奇
烟雨的清晨猶不失他的朝氣
暮雲所織成的景色總是慘淒

可憐我消失了處女的尊嚴

落了蓬帆的小舟在浪裏顛狂
失羣的雁鴈在空中盤旋張望
迷途的羔羊左顧右盼而茫茫
被擯棄的女郎那得不自悲傷

愛情是一杯芬芳甜蜜的旨酒
他足以興奮也足以提起傷悲
他可吸引你對他的企慕追逐
但你過飲了時你要跟他淘醉

愛情是長江裏前湧後逐的浪
他祇是東流永遠也不會停留
巨風足以吹起他的狂號怒嘯
風歸了時他也就此澄碧悠悠

我已經過了不少不少的波濤
我已嘗盡了人間人間的苦惱
莫企圖將來一切一切的幸福
莫追憶昔日重重疊疊的歡笑

從此啊我認識了迷夢的人生
紅的綠的男的的女的都是誑人
人都爲求美滿的生活而鬭奮
結果誰也不爲此奮鬭而犧牲

可憐我消失了處女的尊嚴

可憐我已犧牲了處女的尊嚴
昔日的靈顏換了人們的嫌厭
熱鬧的園亭而今已冷落清閑
我再也不留戀這短促的盛筵

二一・一・二三子鎮寓

爆竹聲聲迎元旦

我將以何種禮品歡迎這爆竹聲裏的元旦
那歌鳥倦伏在禿頂的林間雄獅依舊酣睡
須知寒冷殘酷的隆冬已經過去新歲已來
瞋瞋的衆鳥呆大的羣獅莫再日夜的沉醉

且看血紅的日光襯着那蔚藍潔淨的曉霞
爆竹驅送了落伍的陰歷氣象更新了萬家
在雙十年元旦的清晨普天共慶新的中華
以雙十爲國慶的中華民國從此富強無涯

我立在虞山之巔歡迎這爆竹聲裏的元旦
看體育場畔民衆提着紅綠的燈接踵而來
聽一片歡呼後應的歡慶之聲驚退了魔鬼
在青天白日之下從此有了個聖潔的虞山

從此不再有臥龍客在帷幄之中日夜用兵
他們已覺悟有槍階級與末日立刻要來臨
他們已在預備撲滅那盞吸收人血的油燈
有鑑今日的身入縲紲何戀昔之一榻橫陳

爆竹聲聲迎元旦

從此他們要享受有利益的
新年娛樂之品
他們不再呼么喝六爭先恐後
踏進那方城
既增高了人格而又重了衛生
節省了金錢
那裏再有警士進門跌傷了腳脛
深夜受驚

從此不再有囁嚅的嬌聲
出自熱鬧的宮中
粉紅黛綠動人的小鳥
將永恆在荒山息蹤
弋者射者將攜手而歸去
不再在林間獵射
人類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
於今世界大同

千妖萬魔快隨那已死的陰靈
永遠逝去吧
愛人類的神啊已在到民間去的路上
進行
妖魔何敢施其鬼技
黑夜將過白日要來臨
在青天白日之下人類的幸福
將享受無盡

快起來驅逐吸食我們人類的血肉的
獸虫
檢舉貪官污吏為國謀利的責任
本在民衆
民衆啊莫忘你自己就是你的國家的
主人翁
從此你該負起你應負的責任
看革命成功

我將以何種禮品歡迎這爆竹聲裏的元旦
那歌鳥倦伏在禿頂的林間
雄獅還在酣睡
須知寒冷殘酷的隆冬已經過去
新歲已來
噴噴的衆鳥呆大的羣獅
莫再日夜的沉醉

一頁生命史

(一)

我怕看那消瘦的日曆
到今晨又飄零了一頁

(二)

他帶去了我們的青春
他毀滅了我們的心靈

(三)

我痛將生命之漿狂飲
立地將我的生命飲盡

(五)

我很去而復來的元旦
你給我們的利益何在

(六)

日曆一天一天的消瘦
生命史也不再停留

(七)

太陽光是這樣的暗淡
這裏已沒有你的酒杯

(八)

生命史啊你莫再沉醉
你去了後就不會再來

醉 後

灰色的臉上開泛桃花
空空的雙手抱住琵琶
眉睫牽動門牙的交戰
內心的浪花飛上窗紗

地球彷彿在眼前打滾
怒濤在懷裏起伏驚定
白貓溫柔地走過中庭
當他是小羔羊的本態

毀 滅

海的淚撲上生命之火
冰山遮蔽了光明的路
紅輪在白管裏停了轉
熱的光從地球上滑過

戰的牙嚼著連串眼珠
愁絲鎖住了蒼白的臉
赤色的球濺上了鐵片
零碎的靈匣躺在床邊

少女的心靈

馥郁的酒之金痕
染上了紅的嘴唇
慣醉在酒裏的她
動人的媚笑輕盈

這粉紅色之微笑
這柳枝似的纖腰
銀色的縷縷情絲
不停地眼前繚繞

鳳凰花叢裏徘徊
鴛鴦春水中戀愛
枝頭啞怨的子規
他苦悶地在叫喊

金屋裏暖氣融融
夢裏的歡樂正濃
梅花在雪裏凋謝
失戀的悲哀重重

少女心的靈

曾一度摟抱纖腰
曾一度報以瓊瑤
世無不散之筵席
這一點足已自豪

處女的玫瑰之夢
已跳出了象牙床
芬芳的初戀之味
而今也如願已償

熱情這樣地奔狂
筵燭也如此輝煌
她終於未出迷網
白的心靈在飄蕩

她慣在酒裏沉醉
使弄惑人的媚態
枯楊在雪裏放青
更掀起井底波瀾

峭壁下

峭壁下的靈泉靜靜地躺着
在我空寂心裏僅僅一個你
那時我若求你名泉裏同死
因我這樣的愛你你或願意

幽深的岩穴期待我們降臨
我違了你的叮囑未帶明燈
你不肯向黑暗的地洞走進
懺悔和哀思捧起我的悲心

冷街上

暮色蒼茫的冷街上祇有我倆的斜影
默默無言地並肩走着心頭驚跳頻頻
你暗裏在怨我未能把你深深地了解
我也苦悶你的不肯明言這裏是愛情

願在永巷消磨我和你接近的生命
知否我時時在回首把你的美麗咽吞
深一層愛情同時短一刻相見的時辰
命途多舛的我阿將怎樣去了此餘生

黎 明

清淚溶在紙裏
點點都有詩意
黑眼對着白紙
滿腔盡是相思

眼前繚繞倩影
胸頭更多煩悶
熱酒在腸裏燒
冷冰裹住屍身

綠燈慘照幽靈
碧天輝着繁星
安琪兒低了頭
羞受濃的愛情

爲他寫着詩文
枯林畢竟淒清
彼少女的美麗
雖是值得歌吟

薄 暮

暮霞披上少女的心靈
鳥鳴唱着同巢的歌聲
詩人依舊在溪邊靜立
流水的彈唱更是幽沉

懺悔從心頭湧了起來
幽冥的天空抱住悲哀
蒼松在墓前搖首低嘆
暮景暗示人類的依歸

公園的新春

殘雪猶蓋住了山巒
小溪裏的流水青青
白雲在天空中飛奔
寒冷的西風啊狂鳴

還未到熱鬧的時辰
綠的樹枝猶寂靜
花的橋上醉着孤亭
那裏是繚亂的人影

約模紅日斜過中庭
紅的綠的來往繽紛
尖銳的眼光如電閃
他射透了色的幢幢

這裏是燦爛的酒茗
這裏是嬌豔的女人
寒冷的西風啊狂鳴
他吹冷了熱的青春

公園的新春

我也欣然隨了他們
踏進了朱漆的宮門
有古色的名人手跡
有西洋帶來的文明

右邊是綠簷也深深
無綫電傳布着清音
手捧了透明的杯茗
聆清音而低話幽情

高處有巧小的茶亭
那裏是另外的幽靜
聽澗泉的急流琤琮
看飛鳥之劃碎人影

各抱地勢鬥角鉤心
攬住了男女的心靈
願永遠沉醉在這裏
彷彿是超然的仙境

月一樣鉤灣的眼睛
櫻桃般玲瓏的絳脣
白的牙嚼出了微笑
烏黑的髮飄着芬馨

泰國的新春

我度了二十個青春
我未見美麗的女人
祇有他的那個微笑
能吸住男子的靈魂

誰不向他膜拜深深
他是天仙下降凡塵
在他的那個寶座下
還鋪着金色的愛惜

美的他於我如浮雲
他雖流着他的愛惜
在我枯萎的心田裏
不再燒燃冷的灰燼

園之花依然是凋零
園草也真難以放青
春風猶如是之冷酷
園景也畢竟多凄清

眼前已捲起了灰塵
淡黃的日影也西沉
還浸在紅綠的懷裏
知否夜將宇宙咽吞

春新的園公

飛鳥尙歸他的巢林
流水是始終底幽靜
紅綠懷裏的沉醉着
那裏是永久的安身

不是故意無病呻吟
呻吟著靡靡之哀音
自然界的生命已死
這是死生命的寫真

生命的狂歌

渺茫的動植物園裏之我正如滄海之一粟
光明不爲我放射小鳥也不爲了我而歡樂
在那崎嶇的生命之途上我日夜地在蹣跚

億萬隻炯炯的肉眼裏始終沒有我的魂魄
他們之不知有我正如他們之不知有自己
在這灰色的園裏誰也不同我一樣地孤獨

如果我要向著那甜蜜的酒杯去企圖歡樂
那末我將強扮著笑容俯仰與時沉浮隨俗
但是有時還免不了有媚孤來尾尾地蠱惑

幽靜的墳墓才是我的永遠的身靈之歸宿
那時我微笑地躺著再不會在黑暗中摸索
更快樂的是多情的子規慰安地向我啼哭

黑夜的罪惡

黑暗的夜裏不見明星之煌煌
烏漆的墓門鎖住了皓月之光
雖是啊近在咫尺不能相瞻望
風收雨息怕見這烏黑的夜郎

累累的荒塚放射那磷火熒熒
閃閃地流動躍着大地之幽冥
蒼老的松柏在那黑幕裏休靜
山風吹來了異樣的悽愴孤零

聽了溪流之音纔知溪之所在
但是啊黑夜的流音總是悲哀
野草彷彿在烏雲裏暗自流淚
他悲愴這黑夜之神去而復來

黑夜啊你造成了多少的罪惡
不顧廉恥地闖進了濁的領域
自利也自私拚一個你死我活
白日裏至多也不會這樣醜惡

苦海裏的燈塔啊熒熒

苦海裏的燈塔啊熒熒

血紅的太陽浴罷東升
微笑地對着辛峯之亭
桃源間的泉流啊琤琮
破山的晨鐘已在響鳴

多麼啊巍巍虞山之巔
永恆地站着千年萬年
奇危的山石突怒偃蹇
紅綠的花草美妙嬌妍

山頂上坐着一個神童
已建立了不朽的奇功
他喚醒了我們的迷夢
渺茫的人生有所適從

苦海裏的燈塔啊熒熒
夜航的舟子歡欣歌誦
繁星掛在蒼色的空中
死的世界回復了生動

我是個人間的零餘者

我是個人間的零餘者
太陽不爲了我而光輝
繁星也不再吐放燦爛
人生的路上一片悲哀

多麼渺渺滄海之一粟
污濁的世界何所寄託
桃花隨了流水而飄落
薄暮的殘陽總是悽獨

誰會注意柳絮之飛舞
溜滑的泥途不留人步
可憐那南來的燕子啊
你已走上了迷茫之路

菜花究不如黃金之黃
黃金才值得人的寶藏
薄艷的花草豈能永生
他們的前途本是茫茫

我是個人間的零餘者

荒山裏寄生的花草啊
你們的生活倒也安閒
不接觸市場上的塵煙
也不看見人類的哀憐

自然的河山千古存在
莊嚴的顏臉偉哉大哉
怒吼地鳴那不平之鳴
但是人去了不會再來

你生你死你笑你落淚
殘酷的同類不爲你賤
你死了他們也不知道
反之也不見你的存在

人生的園裏何其神祕
虛幻地我是分外細微
樹林中的一枝弱柔草
鑼鼓響處的虫聲悽悽

青的空中佈滿了濃雲
巨風狂雨立刻要來臨
茫茫的大地何處安身
不由地顫慄心身受驚

我是個人間的餘零者

我是個人間的餘零者
太陽不爲了我而光輝
繁星也不再吐放燦爛
人生的路上一片悲哀

獻詩

——爲淑琴月刊而作——

純白的幕上放出了燦爛的光輝
閃爍的星光在那幕之前面徘徊
異樣的光彩照耀着人類之肉眼
你看吧這樣的夜景多麼啊可愛

這裏是波瀾洄底彌長之大江
強烈的秋風吹起了狂嘯的巨浪
大小的漁舟隨了那風浪而震盪
鯨魚和蟹蝦都已到江心去躲藏

這裏是明媚青葱的巍巍之山巒
古代的松柏啊依然矗立在雲間
新秋已帶來了排列成行的寒雁
他們啊都欣慰地站在你底面前

從這裏我們有清靜幽逸的享受
從這裏我們有偉大的宮殿居留
在這美滿的生命之自然的園裏
好儘把一生的幸福向天使祈求

靜 默

我怕見你鎖住愁眉
他將引起我的悶煩
當你憂鬱地立着時
我的心正片片破碎

我要問你爲何悲哀
你却不肯實言道來
笑不跳上你的眉梢
我的心就像被刀砍

我想盡了種種方法
想把你的笑顏大開
我才強裝着笑的臉
要消散你胸頭悲哀

我願你永遠多歡笑
莫再在悲哀裏徘徊
要知你多一次憂悶
我就多一天的心碎

失 望

要是你今天來到我的面前
我也不會悲傷細雨的綿綿
啊習習的寒風淒淒的冷雨
教我怎不流淚地想你念你

要是你今天來到我的面前
無量的幸福跳上我的歡顏
而今却孤獨地呆看那細雨
我的靈魂彷彿已葬在霧裏

我雖明知今生也不會兩全
但純潔的愛情依然在加添
誰也不能毀滅我愛你的愛
雖你今天沒來到我的面前

難以形容我那時心頭的痛
當你回答我明天不能遵從
我惟有將熱淚向愁腸裏咽
要依你我只有暗地裏悲恫

下週已是春光嫵媚的清明
我和你啊！何時才得親近
去歲清明時我們恨未相識
明年的清明又要兩地飄零

如潮水一樣增高我的熱情
可是如何底短促我的生命
當我死去了後我深深願你
來祭掃一次我荒涼的墓門

我用着深深的聖潔的愛情
但我不妄想今生與你親近
在你坦白的慈愛的心靈上
能否刻上我這浪子的姓名

你今天沒有來到我的家門
我悵對着風雨悲哀到黃昏
碎了的心隨着涓流而狂奔
我愛你我將悲哀過此一生

回 憶

回 憶

多少值得我回憶
靜躺着帶有醉意
我爲你誦文吟詩
送你走進了夢裏

似乎你給我握手
甜蜜闖進了心頭
深深地把他撫摸
我願這生活永留

夜 坐

我又這樣的坐等天明
臥室內是分外的寂靜
桌上的燈光異樣慘清
他流淚似的洒射我影

異域的宇宙閃爍繁星
閃爍的星光牽動我心
默默地坐着細味苦悶
聽司晨一聲二聲三聲

屋外啼着求友的夜鶯
又像告訴我他也孤零
夢是人類完美的境域
可恨我不能走進夢境

總這時定在夢裏溫存
醒來時能否把我記清
要知我是僅僅爲了你
又這樣地靜坐到天明

夜 坐

莫說是輕微的失眠症
就是把我的生命犧牲
要是你願意我這樣做
我死去時要吐出笑聲

你說不久要離我而去
我的心上跳出了煩愁
渺茫的天地生存永久
爲什只有你不能永留

認識你時已起了煩愁
我明知我們不會能夠
爲何我們偏偏要相遇
偏偏在這個時候相遇

不願把愛你的愛消毀
不管你對我親熱冷淡
這裏有一個小的祈求
僅求你賜我一些安慰

夜是依舊這樣的深深
我信任青年善于鍾情
我今後將把滿担愛情
誠摯地一起寄在你心

夜 聲

我是依舊這樣的深深
筆下拖出驚人的鷄聲
迷惑的神志把他喚醒
他叫我把你永久愛親

黑夜是我生命的寫真
已往的二十年之青春
我始終抱着熱的感情
如今却那裏是我知音

幾多知音已四處飄零
我怕猜想今後的情景
去了的白晝何處追尋
我就黑夜裏尋我一生

我們的分離已在前頭
這一點我是十分擔憂
我意識我們分別之後
我倆的愛情能否仍留

願你莫爲我依依難捨
光明在你的前途無限
當你踏進那光明之園
我在死灰裏也得安慰

寂 坐

何況有這短促的相會
短促的生活已不平凡
月兒何曾永恆地團圓
華麗的夜筵終于分散

我就這樣的坐等天明
這時你該在夢裏溫存
好在我有孤燈的陪伴
願晨司莫把愛人喚醒

內心的唏噓

桃花在落了

柳絮也飛了

烏鴉已潛伏在樹巢裏停止了牠們的呼噪

牧童已牽了牠們的耕牛唱着回家的歌調

日已暮了

春也老了

熱烈如火的炎夏之日在農人的背上直射

雨後春筍般的少年已染盡了膏油而衰老

在亭子間裏過生活的人慣聽街車的轆轤

暗淡的路燈之光在窗隙裏長伴他的孤獨

在他的淚流的眼裏已失去了光明的歡笑

一線的微弱之燈光於他的前途焉能普照

當他接到朋友們結婚的卡片

紅色的紙上印着黃金附字跡

他的眼圈紅了

他的眼淚流了

內心的唏噓

當他看見朋友們伴着戀人的時候
玫瑰色的嘴唇上印著甜蜜的吻痕
他的血枯的心更碎了
他的處火又在燃燒了

當他幻想到和戀人在公園裏遊憩的歡欣
當他做着兩性間的熱烈的迷夢時之興奮
在他蒼白的臉上現露了微笑消失了綢紋
微笑驚破了他的迷夢綢紋又帶去了淒清

海濱的黃沙上留下他放浪的足印
他在朦朧的月光之下詛咒着人生
樹葉隨風之轉旋而飄零
夜航已失去了指南之針
在岸旁看潮的人們何曾憐及航人的受驚
人生也是這樣涉世尤久所受的苦痛尤深

他悲悼生活的單調和乾枯而煩悶
悔恨在人生的路上追求骷髏的後形
他痛哭遭際的崎嶇和黑暗而啜泣
願意在幽冥的宮裏撫摸着死的憧憬

內心的唏噓

人的生命如鳥在籠裏籠在繭中同樣地失了自由
自誕生之日起即在無形之中受到無何有的牽繫
震顫的心靈遮蓋住肉的枯澀
日麗天青狂風暴雨誰能預測
悲哀到了極點也許微笑
熱情的淚在狂笑時直流

誰不是一步步地向着他的紫色的坟墓之門前邁
在嫩而且胖的孩童之臉上終於產生了條條綫紋
何嫌活的生活之單調
在棺木裏永遠是冷靜

做了人本當在困頓中吶喊而不該在悲哀中呻吟
要崇拜哥倫布百折不回探得新大陸之冒險精神
但是心已灰了志已頹了再無負傷的勇力
雖則他也極願意在垂死節作最後的掙扎

半明半滅的燈光裏終於消失了他的影形
在他的生命史上祇永恆染着乾枯的血痕
他不期然地蒼老了
熱烈的愛也消失了

供獻給

供獻給

血花濺濺的心弦上
又染了「情漆」層層
彈一曲悲壯之歌
漆光和血色模糊
歌聲與情聲同逝

雨點爲我們滋潤
風聲爲我們痛哭
你莫輕着宇宙間的一切
你莫拋棄生命史之一頁
宇宙間的一切
可灌溉你的生命之源
戒賊你的生命之根

你是不會高飛的小鳥
且莫效鴻鵠之翱翔
小鳥有籬邊跳躍的樂趣
翱翔將受暴風打擊

供獻給

你是天真爛漫的女孩
且莫效舞女之妝扮
他們不得不使用媚人的恥態
天真的女孩該永久天真爛漫

青春時期的生命史
最難得而最寶貴
大江中巨浪滔滔
吹開你蓓蕾的心花
但是
好花要謝
滔滔巨浪無止息

巨浪啊
你狂嘯怒號何處去
誰在前面喚呼
又有誰在後面追驅
你自去猶不足
還把我的生命史頁
一頁一頁地隨浪撕逐

然而我有何不願隨他去
我去了又將何以安置你
讓我把你吞入心裏
我們好永不分離

但你安躲在十仞之高的牆圍裏
我將往何處把你吞噬
而且你於我是否留意
曾聽到我在牆外彈著震顫的心弦

我們的運命已爲環境支配
自由已爲勢利剝削
已踏進了人們必走過的社會之門
你該明白做人的滋味如何了
莫爲我頹喪而憂鬱
更不必爲我落寞而悲愁
我已把血花濺濺的心花活埋
待他生長成長綠之樹之一枝
當你思念我時
好坐在這蔭下休憩

十八年冬於鎖口

遊北固山

臨江的北固他又上透雲霄
古寺殘碑不減昔日的威豪
雲間矗立的懸崖叫你勒馬
滔滔萬里江濤日夜在狂嘯

千古名流作長戈
金焦二山爲侍衛
古今多少聞名士
對你點首而贊嘆

我也不是偶然今日的登臨
好向長江傾吐滿腹的煩悶
我要攀登最高處的祭江亭
好憑吊昔日的美人之幽魂

回想當年劉備招親
多香多甜多愛多情
坡上試馬石前試劍
乘龍快婿國太歡心

遊北固山

而今坡上的荒草青青
三兩烏鴉相對而悲鳴
而今石上的苔綠層層
遼闊的天涯掛着彤雲

第一次我遊北固
僅渭濱昌華三人
在石驥樓之一隅
永日的暢叙幽情

去春我再登此山
我的愛人也偕來
俯仰江山無限意
他說這勝蹟可愛

愛人因事留常熟
今日登臨添寂寞
老友也都歸去了
我悵對此愁雲暮

此間也原不可以久停
自古多少英雄與美人
曾留戀這北固的名勝
北固依舊而人事已更

遊北固山

倦鳥已還他的巢林
紅日也已漸漸西沉
自春而夏而秋而冬
浪子也該回轉遊程

二二・二・二於三山

自然

自然

日光 月光 星光
吻着無邊際的大床
歡笑充滿了這神房
還流露鳥語與花香

風吹 雨打 雷震
如虎之嘯如馬悲鳴
驅除了悅人的花信
妝綴了秋姑的翠鬟

微笑的流水啊你太清幽
兀坐不動的青山也安逸
柔風吹起了遊人的輕羅
和平的世界明媚的春天

血紅底太陽噴出了火焰
熱烈的情緒把人們吞噬
鳴蟬也在綠蔭之中狂喊
伸舌的狗兒啣汗流滿臉

自 然

寒冷的金風多麼啊淒清
飄落的梧桐多麼啊孤零
嚴霜鋪蓋了沉沉的大地
死般的靜寂月樣的慘悽

殘枝從死裏找到了生命
多舛的生命雨雪要蹂躪
那時已遠去了的蜂蝶啊
再也不會在他身旁歌吟

黎明襯出了一二輛街車
晨光的曦微車夫之唏噓
富人正擁着麗姬在高廬
美滿的夢尋他們的樂趣

星歌之聲浪陶醉了人們
脂粉與肉香濃蔽了心靈
講什麼戀愛戀愛的神聖
誰也不爲了迷心的黃金

就是奮鬥 自殺 歡樂
悲哀 蠱惑 崇拜與歌哭
真的是人之情之流露嗎
和風雨晦明一樣地變轉

自 然

人們已踏上了黑的夜程
不再見白日的燦爛光明
鳴蟬的狂噪桐葉之飄零
清波在蕩漾山嶽已潰崩

二一・五・一三於虞山

懷 她

誰也承認
我和你談話的榮幸
你是個閨閣千金
豈肯隨便招呼人們

你開口就叫我先生
語氣裏還現露十分的親近
我呢既不敢直呼你的姓名
又恨一時找不到相當的尊稱

我想鄭重地叫你聲妹妹
怕你要責我太浪漫
我想恭敬地叫你聲密司
又怕你嫌我太輕淡

一二句的話裏
我已明白了你愛我的心地
毫無假借的情愛
真使我感激至於驚異

懷 她

有意贈我手巾一方
我却他顧而驚惶
你立刻呈現了羞怒的面龐
使我後悔永遠難忘

何必計較物件之主賓
這不過表示我們的心靈
且幸你已接受了我的贈品
足夠了寄存你我的熱情

一九二九•五•七

思 歸

黃昏日暮
鳥已還巢
流浪的游子
你也歸去吧

你家裏有白髮的爹娘
他們雖要你千里飛翔
但又何忍你飄零異鄉
倚閭而望極目何惆悵

白雪把枯葉埋葬
枯葉也有歸宿了
惟獨你這游子
依舊在流浪流浪到何方

寒風吹得更緊
花雪又在飄落
已倦的軀壳在顫抖
他感覺分外的寂寞

思 歸

弱者到了窮途惟有一哭
滴滴點點的淚
願與雪花徘徊
也許有一日會飛入母懷

廠裏的工人也停工了
田間的農民也安息了
休養着終年勞苦的軀壳
這也是人類應享的幸福

游子啊
你的慈愛的爹娘
也在祈禱你及時休養
也在希冀快樂的共享

想起了欲歸不得的家鄉
何堪逆旅的惆悵
遠離了望子心殷的爹娘
更覺身世之淒涼

一七年秋於滬濱

深夜渡江

深夜渡江

小小的兵艦在朦朧的月下直駛而去
波浪何蕩漾星光何燦爛
那時人鳥都在酣睡
他那得不心頭微醉
寄語江中的滾滾流水
能否把我的愛人帶來
啊星月 流水愛情所依歸

市裏的燈光在艦前閃耀
自古來不知多少男女
蠢惑沉醉在這不夜之城
可憐那青年的浪形
可恨市儈的拜那金
但他們也眷戀此美境

回顧澄清的江水
水中的月影
隨長夜逝去的羣星啊
如此良霄奈何天
是惆悵是快樂在他心中

一九三〇秋夜於焦山

夢

夢

哭 笑 怒 顏 愁 容
醒來總是一夢
枕邊淚痕尚濕
心頭猶留隱痛

標渺的 心片 淚花 靈魂
幽沉的 低哭 嗚咽 呻吟
毀滅的 肉體 的身形
永留的 神潔的愛情

不責你對我太冷靜
只怨我自己太熱情
你就這樣就這樣吧
我本是人間的薄命

月落 烏啼 霜痕
頽喪 憂鬱 煩悶
晨鐘漸續聲聲
夢魂淚裏消盡

死

默默地躺着
靜靜地躺着
他再無一言
靜默地躺着

青翠之搖曳
垂柳的流涕
夕陽照大地
黃土中皈依

萬念已成灰
流水何日回
冷月空懸弔
暮景多悽悲

笑罵由人家
永不置回答
人類都如此
琴調自和諧

死

生前的事業
捐之若流水
空身人間來
徒手九泉回

夢況一樣慘
電光之一閃
來去何匆匆
每思心更酸

今生自有限
永生始無涯
翠柏常侍伴
朝鹿暮烏鴉

默默地躺着
靜靜地躺着
他再也無動
靜默地躺着

易 水

寒風吹不休
易水涓涓流
壯士此一去
爲滅燕丹雠

寒虫鳴啾啾
寒江一片愁
壯士重氣節
忠勇孰與儔

流水逐客舟
游子欲罷游
日暮黃昏候
悵然立渡頭

征夫感路修
若鞭不停留
閨婦中庭立
悔教覓封侯

易水

太子親相送
君臣意氣投
更盡一杯酒
臨別多悵悵

遠離故國去
何日再回頭
一別難再見
熱淚溼戈矛

相對雙淚眸
欲語又停喉
猿啼聲淒切
悲哀不勝收

荒涼綠水洲
暮色弔悲秋
滄桑多變幻
生命感蜉蝣

故國飄零甚
隔江猶自娛
膝前商女坐
家破無嗟吁

易水

強隣趁凶暴
時相來競繞
風雨催殘急
生命在須臾

國亡家自破
家破人與俱
臨行莫徘徊
禍福切肌膚

羣衆驚沙塵
草衰楊柳枯
願與日俱落
捐此七尺軀

飲海馳赫翬
隨風向前驅
壯士今去矣
燕丹回皇都

皇都既寂寞
荆柯走險途
左手樊氏頭
右手七寶刀

易水

舞陽緊相隨
亦步兮亦趨
國士今有變
爲國不顧誅

秋雨滴飄梧
寒野有啼鴂
垂死鳴聲苦
途窮再擊楫

淒涼渡頭露
蒼茫水中月
一陣寒風起
冷透相思骨

浪濤逐水窟
釣船沿岸歇
征夫與騎卒
聲嘶而力竭

太子忠人去
流水更悠然
行人欲問之
空見飄旌旂

易 水

何處是瓊筵
春華不再妍
人事變遷甚
山川自年年

懷古徒自憐
何地再見燕
妝土骨已寒
恨留易水邊

感慨上心弦
滿目是荒烟
易水流如舊
妝土已長眠

白晝寄西武陵楓子

白晝寄西武陵楓子

白晝多愁夜多夢
醒來時已日三竿
楓子此去不及送
臨別未見心難安

半載歡樂夢中看
細細回味心更酸
燭到天明猶淚垂
惜別之淚不易乾

君已跨上歸鄉鞍
接抱西子有餘歡
我仍迷離夜夢中
不審寒暖不思餐

推被欲起却停留
雨雪頻飄玉悵寒
意君披星踏雪去
冷風胫骨行路難

古體寄西武陵楓子

楓子楓子君莫忘
樊園酒樓話詩狂
無端狂笑無端哭
吳將感慨寄滄桑

醉後笑笑本無常
另有愁腸才是傷
今日有錢姑一醉
轉饒生命以復康

新公園裏看雲霜
綠蔭深處尋秋芳
言子墓前旭日好
辛峯亭畔菊花黃

猶記當時跨短牆
竹籬內外獻技長
衰草枯枝添春色
殘荷謝菊猶飄香

三潭值得去徘徊
蘇小不醜女奇才
墓前多少英雄淚
荒草淒淒一片哀

白晝寄西武陵楓子

西河四圍多亭台
月照河心不染埃
一年四季多好景
春有桃李冬有梅

願君此去或再來
陳年旨酒爲君開
一堂舊雨盡相望
我已高舉洗塵杯

莫與西子多相俦
要知虞郎在嘲陪
遊子本無安身地
到處爲家不忌災

鴻運之宴

鴻運樓前飄白雪
鴻運樓裏聲悽絕
熱酒一杯各在手
欲飲又停怕離別

鴻運樓前風慘冽
鴻運樓裏燈冥滅
勸君再飲一杯酒
滿腔離緒從頭說

每思往事肝胆裂
華筵幾度爲君設
初次會見在山景
那時天氣正炎熱

朝夕狂笑多愉悅
共看秋菊共聽劍
曾記自比光武客
抵足長談無疲茶

滄蓬之塞

愛情詩意屬山景
銀河高挂月皎潔
知君自有思鄉意
月光下照到西浙

富貴功名多滄蓬
况君本是人中傑
破浪擊楫此其時
挽倒狂瀾有餘烈

我再爲君重道別
簫聲笛聲聲咽咽
再盡最後一杯酒
覆杯未飲已哽咽

中霄砧聲更悲切
祖帳難再長時設
從此一別各天涯
再相逢時淚更熱

淑琴文藝叢書出版預告

第一種	華宴	(詩集)	蕙荷著	已出版
第三種	楓子散文集		楓子著	印刷中
第四種	規君詩集		規君著	印刷中
第五種	豫讓及其他(小說戲曲集)		蕙荷著	印刷中
第六種	靈林散文集		靈林著	整理中
第七種	莫怨我	(詩集)	楓子著	整理中
第八種	靈林小說集		靈林著	整理中
第九種	幻	(詩集)	蕙荷著	整理中
第十種	昇平的公園(小說集)		地瓜著	整理中

1933.4.15 付印

1933.6.1 初版

所 版
有 權

唏 噓

著 者 蔣靈林

發行者 淑琴文藝社

出版者 淑琴文藝社

江蘇常熟白糧倉淑琴女中

